



悠悠一树红

赵昌群

红彤彤的苹果高挂枝头，满树红果点缀着乌蒙大地。那一树树的红果，恰似祖母平凡而含蓄的一生——她的快乐与辛劳都凝结其中。一去经年，祖母虽已离世，但她留下的记忆与对这片土地的深情，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。

站在故乡的土地上，我仿佛又看见了她朴素的身影：伴随着清晨的一缕缕阳光，勤劳的祖母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每日清晨是祖母一天中难得的闲暇时光，她先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泡上一杯茶，坐在那张被摩挲得光亮的躺椅上细细品味。倘若只看这片刻的光景，或许会以为她是个“悠闲的人”，但事实上，勤劳的祖母“闲不住”，用老话讲，她是个眼里总有活儿的人。喝一杯茶，不过是她劳作前短暂的奢侈“享受”。

那时，祖母一家挤在乡下的一间小平房里，虽然不算大，好在也够居住了。封闭的空间里堆满物品，充斥着各种气味，即便是这样恶劣的环境，祖母也从没有半句怨言。她每天都要去果园里打理果树。对待这些果树，她从不疏忽——定期清理杂草、施肥，修剪多余的树枝，只为保证果树能获得充足的养分。

故乡的土地上生长着许多苹果树，祖母就像其中的一棵，扎根大地，顽强生长，用旺盛的生命力养育她的子女。最令她骄傲的是，在她的悉心养育下，孩子们不仅平安长大，还各自拥有了不错的人生，这证明她的付出没有白费。她深感欣慰，因为孩子们就是她的希望，看到他们都取得了成就，她觉得日子有了盼头，田间地头的劳作也变得更加快乐。

花开的夜晚总是充满希望，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祖母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。她曾对我说：“别让一件小事毁了你一天的心情，明天总

会到来。人从小就要学会珍惜时间，好好读书，长大才有本事。”

祖母未出嫁前，是家中最小的女儿。尽管如此，她并未享受过特殊待遇。刚出生时，长辈就为她定了娃娃亲。在那个年代，定了娃娃亲便注定了终身的姻缘。祖母也不例外，刚到及笄之年便被送到祖父家，从此与那片土地结下了一生的缘分。

多年后谈及此事，祖母感慨：“我这辈子没上过学，是件遗憾的事。但我最骄傲的，就是供孩子们读书，把他们送出大山，让他们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人生。”说这段话时，她眼里闪着光芒，满是对孩子们的骄傲与自豪。当时还是孩童的我天真地说：“祖母，等我长大了，我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。”祖母眼中闪过一丝喜悦，可那明亮的眸子很快黯淡下来。或许是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机会走出大山，又或许是子女们从未对她说过类似的话。那一刻，她有些落寞。

祖母曾不止一次对我说：“我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，可以一直陪伴孩子们，见证子孙成长，可是岁月不饶人啊！”我调皮地回应：“祖母在我心中永远年轻。”她苦笑道：“我自己清楚，身体就像我每天精心照料的苹果树，早已老态龙钟，精神头也大不如前了。”她既盼着孩子们有出息，又害怕他们离开这片深爱的土地，更怕被孩子们遗忘，怕孩子们记不得在这片土地上养育他们的母亲。因此，她常教育孩子们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不要忘了自己的根。

在陪伴祖母的日子里，我最乐意听她讲故事。她像对待朋友一般，将往事向我娓娓道来。从影响人生走向的大事，到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，她都愿意与我分享。讲得最多的，就是令她骄傲的儿女们。她讲述他们的幼年、童年、

青年，可讲到子女成年时，却讲不下去了。不是她不愿意讲，而是子女们各自有了家庭，不再像儿时那样事事都同她说了。

在祖母生命的最后时光里，她一改往日的习惯，不再给我讲故事，变得格外安静。她有一个习惯，每天早上都会拄着拐杖去看苹果树。我疑惑地问她为何对苹果树如此执着，祖母缓缓答道：“那是我的骄傲，也是我的牵挂……看一眼就少一眼了！”我想，或许是她对苹果树怀有深厚的感情，又或许，她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

祖母的一生充满艰辛，但她始终坚韧不拔。她带着美好与祝愿，离开了这片眷恋的土地。生活中数不尽的辛劳与遥不可及的远方，从未击垮她，反而让她愈发坚韧。

祖母留下的东西并不多，关于她的记忆也逐渐模糊。但那句“人要像苹果树一样扎根大地，开好看的花，结好吃的果”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，至今仍在我耳畔回响。每当想起这句话，与祖母相处的往昔便浮现在我眼前。她留给我的，是一生的思念和牵挂，也正是这份牵挂，让我有勇气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考验。

我的祖母名叫树红。正如她的名字，她的人生和一树树红苹果紧紧相连，这是她与土地结下的缘分。祖母已经离开多年，但她的勤劳质朴仍然被我铭记着，她坚韧的品质也早已烙印在这片土地上。不信你看，在她生活过的地方，每到金秋时节，漫山遍野的苹果树就会缀满红果，年复一年，生生不息。每当思念祖母时，我总会想起故乡那一树树沉甸甸的红苹果。

满树红果映照大地，也映照进了我的心底。

过太多艰难的时刻，但那一刻，他看向远方的目光却无比坚定。我隐约感到，一条崭新的道路正在我们脚下徐徐展开。

我第一次进县城，走在宽敞明亮的大街上，看到三轮车东奔西窜，游走在各个角落，我不禁想象这座城市一定无比庞大。在熙攘的人群中，我胆怯地跟着父亲，少年好奇的双眼无比慌乱。父亲花1400元买了一台18寸的北京牌彩电。随后，他又花3元雇了一辆三轮车，把电视机拉到旅社。晚上，父亲带我逛商场，花50元给我买了一块手表。这次会泽之行，开启了我懵懂的心智，让久居山村的我第一次感受到城市的繁华，也让我萌生了走出大山的渴望。

第二天，我们乘车回到乡上，顾不得歇脚，便往家里赶。父亲背着电视机，在山中一步一步艰难攀爬。山里的路，宽不足二尺，碎石遍地，杂草丛生。对父亲来说，那条路他走了很多年，就像对自家的田地一样熟悉。然而这一次，他格外小心，行至转弯处走得很慢，生怕磕碰了电视机。那台电视机不算重，却是父亲一生中背过的最重的东西。

最初几天，电视机只是摆设。内接天线丝毫不起作用，每次开启都是满屏雪花，没有一点声音。那情景让我想起每个冬天，雪花在空中飞扬，落到地面后冷寂无声。后来，父亲找来一根3米长的木杆，将铝制天线一根根绑到木杆上，再把木杆固定在房顶上。可屏幕上的雪花依旧肆意飞扬，让人满心失落。四面都是山的村庄，要接收到节目信号，确实需要几分运气。

父亲缓慢转动木杆，电视里偶尔传出“呼呼”的杂音，混杂着一些模糊的人声。那一刻，我像一个在黑夜流浪的人，瞬间看到了光亮。木杆继续慢慢转动，终于有了效果，声音清晰了，可画面上依旧夹杂着雪花，像是刻在电视机屏幕上的，无论如何都擦不去。后来，接收到了中央一台，此后很多年，也只能收到这个台。

生于大山，应当传承大山的美德。我感恩父辈们用肩膀扛出的光明。我也庆幸，在缺衣少食的艰难岁月中，父亲用他宽广的胸怀，为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一扇窗，让我有机会知晓山村的渺小和世界的博大。

多年后，我走进灯火闪烁的城市。那些像父亲一样的山里人，佝腰驼背、面容沧桑，历经苦难后过上了甜蜜的生活。略去其中的兜转和波折，他们始终追光而行，用勤奋之灯照亮漫长黑夜。

渐行渐远的砍柴

王文富

前不久回老家，在离家还有一段路时，手机突然响起：“大哥，你们到哪里了？我在沟边砍柴，等你们回来吃中午饭……”弟弟还说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，倒是他说在砍柴这件事，在家乡近20年已很少听人说起。砍柴，这个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活儿，将我的思绪拽回到从前。

家乡永善县黄华镇不产煤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乡亲们一日三餐煮饭的燃料奇缺。曾记得，冬季的赶街天（逢农历二、五、八），罗田坝、金家沟、水田坝、朝阳坝的村民就会把自留地里种的甘蔗砍了背来街上卖。在他们不远处，总会有几个住在街上的六七十岁的老妇人盯着甘蔗堆，发现有人买甘蔗离开，她们就会紧随其后，主动打招呼：“幺哥，你撕下的甘蔗皮给我吧，我拿回去晒干了煮饭吃。”与此同时，也会随时在街上看到捡甘蔗皮和橘子皮的老年人。

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是主要粮食产区，也是人烟密集的地方，做饭燃料紧张的状况不言而喻。每年从队上分得的玉米秆、稻草都要一根不剩地背回家晒干。空闲时，就把它们捆成一把一把的草把，再二三十把捆成一捆堆在屋檐下。就连残留在地里的玉米莧也要抖掉泥土背回来，树下的树叶则收拢晒干备用。尽管如此，家家户户仍然难以解决一年的生活燃料之忧。

在山区，不乏一些石旮旯、沟边地角等不宜耕作之地。野生的马桑、棠梨经鸟儿啄食传播，在有限的泥土上觅得了“立足之地”。三四年后，它们就能长到小碗口粗，可以砍了背回家晒干作燃料补充。但这些树木属生产队集体所有，不能随意砍伐，必须由生产队统一指派会砍柴的人砍好，剔净，按人头或工分分配好数量，再用抬秤过秤后才能各自背回家。

砍柴割草、栽秧打谷，在我的父辈眼中是必备的生存本领。一段时期，这些技能成了他们判断下一代年轻人是否为“合格农民”的标准。父亲曾告诉我，砍柴的时候，刀口要逆坡，不能顺坡砍。树不论大小，当你砍过树心，它都会顺坡倒下。若顺坡砍，树倒下的时候就会撕裂树兜，撕裂的树兜就很难再发芽生长，甚至会枯死。割草时，要右手握紧镰刀把，左手抓住草尖，镰刀顺坡均匀用力，这样才能割得快，还不容易伤到手指。栽秧别栽“五爪秧”，打谷时，攢下去要重，甩起来要轻。……其实，我18岁就离开了家，称不上是个合格的农民，但小时候父亲对我的教导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砍柴于我而言，还有一段终生难忘的记忆。

1973年暑假，我回到家，白天和父母一起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，夜晚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做作业。五六个晚上，我就把各科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做完了。

一天晚上，我对父亲说：“学校每月发的4元‘人助金’买一个月的饭卡还差5角钱。家里没给我钱买菜卡，我在学校吃了很长一段时间‘玻璃汤’泡饭。放假回来，我路过二龙口，看见有人从大湾头砍柴背到公路边卖。我想去砍柴卖，赚点下学期的生活费。”父亲说：“儿啊，不是我不给你钱。你也知道，比你小的弟弟、妹妹都在读初中、小学，最小的妹妹才4岁。全家8口人，只有你妈和我两个劳动力。一年到头拼命挣工分，还不够抵生产队分的口粮钱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”我看见父亲双眼噙满泪花，不知是出于无奈，还是被早烟熏的。“我相信你能行，你是老大，又是十六七岁的男子汉。”说着，他起身从箩筐里舀出3升（约15斤）玉米，在石磨上磨成玉米面，用一条小布袋装好，嘱咐我去茅棚子大叔家住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从家里出发了。到大叔家说明来意，放下玉米面就急忙赶去大湾头砍柴。我只背了一背柴放在公路边，再跑回大叔家时，天就已经完全黑了。后来，我每天早出晚归，最多也只能砍两背柴背到公路边。十二三天后，我觉得太累了，背着柴走不长的上坡路就大汗淋漓，停下来歇口气都会眼冒金星。那天，我背着柴离公路还有100多米时，就看见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柴堆旁。驾驶员斜叼着香烟问：“小伙子，我想买你的柴，一块二百斤卖不卖。你做得了主吗？”我回答：“我听他们说一块五百斤。”驾驶员说：“哦，你看你的柴里有好几根是水冬瓜树，这种柴水分重，不好烧，我也不挑出来，一起称给我，卖不？”我也想回家了，便同意卖给他。他从货箱里拿下一把杆秤，每称一次，就叫坐在驾驶座的妇人在小本子上记下。最后算钱时，他说：“一共32.77元，我给你32.8元，3分钱就不用补了，帮我把柴装上车就行。”装完柴，那妇人又从包里掏出一角纸币递给我。我道了声“谢谢”，大家便分道扬镳了。后来，靠着“人助金”和这32.9元，我省吃俭用，终于完成了高中学业。

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一世纪初，我的家乡通了电。随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“三农”工作，脱贫攻坚力度不断加大，特别是经过多次电网改造升级，电力供应得到了保障。电饭煲、电磁炉、电炒锅、电视机、电冰箱等家用电器陆续进入百姓家中，乡亲们不再砍柴，彻底告别了烟熏火燎的日子。如今，沟边、路旁、石旮旯中，合抱粗的大树比比皆是。弟弟说，他砍柴并非为了背回家当煮饭的燃料，而是因为沟边大碗口粗的马桑树向沟里生长，为了防止日后沟里涨水漫过沟沿，冲毁地里去年才种活的花椒苗。

如今，砍柴已成为家乡人民记忆中的历史。

追光记

朱金贤

空旷的山野里，疼痛的呻吟和无力的叹息交织，苍凉的悲歌在大地上回荡。一根水泥杆斜倚在田埂旁，旁边稀疏的枯草被压平，黄土裸露在外，像一道巨大的伤口。距电线杆几米外，垫了一些枯草，上面铺着几床旧棉被，棉被下躺着两个人。红色棉被像两滩暗红色的血，衬得灰色的水泥杆愈发沉重。透过忽明忽暗的阳光，水泥杆恍若一只细长的怪兽啃噬着那两人。旁边的人来回走动，像热锅上的蚂蚁般慌乱无措。

时隔多年，那个场景仍让我心有余悸。在漆黑无光的夜里，年少时目睹的一幕总会浮现在眼前。恐惧涌上心头，同时也伴随着庆幸和感恩。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重伤之人，隔着在冷风中如波浪起伏的薄被子，我能感受到彻骨的疼痛，一度以为他们性命难保。

那两人，是我的大多和二叔。他们在悬崖陡坎间摸爬了一辈子，从未出过意外，却没料到，一根水泥杆险些要了他们的命。父亲眼神忧郁地告诉我，他们抬着水泥杆往坡上挪动时，绑在水泥杆粗端的绳子突然断裂。大多和二叔用力过猛摔倒，前面的人支撑不住，水泥杆顺着坡下滑，将两人砸到了地埂下。幸好地埂只有两三尺高，下面的泥土蓬松，他们才保住了性命。

可见的伤依然清晰如昨，而更多不可见的伤，在岁月的沉默中化为皮肉里的刺。若无人提起，这些伤便只能成为一生的隐痛。多年后，堂哥告诉我，抬水泥杆时，父亲也因用力过度受过伤，有一年多的时间，每天都在尿血。听闻此言，我泪流满面。堂哥又说，村里像父亲这样，因为抬水泥杆落下一身病的人，不在少数。

我听到过他们的呐喊。在莽莽苍苍的群山里，那一声声“起”和“使力”的号子久久回荡，最终消失在大山里。多年来，他们的呐喊像一根根枯草落在地上，疼的只是自己。他们能怎样呢？他们也只能这样，背负命运点亮群山，让黑灯瞎火的山村有一点光亮。能够自己承担的，他们便孤独地承受；个人无法扛起的，他们便众志成城，聚力扛起。

多年后，我带着6岁的儿子在大山里玩耍。我指着那些水泥杆告诉他，那是他的爷爷奶奶抬来的。小家伙望着山坡说：“路都没有。”我告诉他：“山里本没有路，是人走出的路。”他又问：“水泥杆有多重。”我的心一沉，想起年少时整个人躺在水泥杆上睡觉的情景。水泥杆还没竖起来时，它在草丛中像一条巨蟒，灰暗的身体里是空心的。架上电线后，历经多年的风吹、日晒和雨淋，水泥杆似乎矮了、细了。时光会掩埋一些东西，命运悲壮而脆弱，当年抬水泥杆的那群人，像秋草一点点枯萎、凋零，有的已化作尘

土。我想告诉儿子，那是许多人用肩膀扛起的重量，是一代人梦想的重量。可我双眼模糊，眼前又浮现出父辈们抬水泥杆的景象。

那完全是人力与险山恶水的抗争。狭窄崎岖的山路，没有太多人容身的空间，抬着水泥杆根本转不过弯。父辈们只能借助稍缓一点的山坡，把水泥杆绑上绳子，几个人在上头拉，几个人在下面推，还有人在中间抬，聚众人之力把水泥杆一点点往上挪。那时，他们还年轻，不怕累、不抱怨，用血肉之躯把一根根水泥杆、一圈圈电线扛进了村庄。

儿子伸出小手为我擦眼泪，我看到他眼睛里有光。他看惯了城市五光十色的灯光，不可能真正体会黑夜的绝望，但他的血液里流淌着祖辈的坚韧，他对苦难的土地心怀敬重。我想，后人或许再也看不到这样的苦难和悲壮了。父辈们坚挺的脊梁和生命的重负，已经化作群山的背影、时代的丰碑。而他们用生命创造的光明，依然会穿越群山，照亮孩子们走向世界的道路。

通电后，村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。父亲常带我去村主任家看电视。有时，夕阳尚未完全落下，山顶还泛着金色的余晖；有时，细雨蒙蒙，我们踩着泥沍小路匆匆赶去。天色刚暗，已有三四十人挤满了村主任家的堂屋，来得晚的，就只能站在门外。夜彻底黑下来后，堂屋里没有开灯，微弱的光仅来自那台电视机。那是村里唯一的一台电视机，灰黑色，体形庞大，屏幕却很小。

多年后，当我在液晶电视屏幕上看着当年的电视剧，回忆起那时的情景，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淡淡的感伤，那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。对父辈们而言，电视让他们在繁重的劳动后得到了放松，也多了些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而孩子们更好奇的，是如何练得飞檐走壁的技巧和高深莫测的武功。我们在平地上，以树枝为剑，每天“比武”；我们在地埂上纵身一跃，展示自己的“轻功”，常常摔得鼻青脸肿。

父亲说要买台电视机的时候，我十分意外，却也无比惊喜。那年腊月，家里刚卖了年猪，父亲便和母亲商量买电视机的事。母亲坚决不同意，一台电视机要1000多元，几乎是家里一年的收入。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说服母亲的，只记得他掏出家里所有的积蓄，又向亲戚借了几百元，带着我走出了村庄。

冬天的阳光慵懒地洒落，清风拂去大地的疲惫。清瘦的父亲走在蜿蜒的山路上。他经历

